

在印度（1）：从达兰萨拉到拉达克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11 11:27

这几天太热了，连着几天上三十度的高温，就想起来去年七八月份一个失误跑到了印度，在新德里和拉贾斯坦邦的时候，每天至少35度，加上湿度，体感40度常有，南亚次大陆受热带季风的影响很大，雨季给南印度带来大量降雨，到了北方，雨水虽然少了点，但闷热无比，印度游客自己都要受不了，遑论其他国家的访客，好在这也是旅游淡季，住宿都便宜很多，省了背包客不少钱。

我在德里的朋友是南部清奈人，在德里读书，他想让我去南方他家乡看看，热心给我看机票和行程，但我看到天气预报里几乎每天都在下雨，而且还是暴雨，想起来在《忧郁的热带》里列维·斯特劳斯记叙从飞机上俯瞰雨季恒河漫涨时的景象，还有纪录片里印度洋海岸耸立的峭壁在风雨中步步垮塌退缩，印度人自己被大雨困在家里的屋檐下，眼睛望着雨，不知道是在享受还是困惑，新闻里也是孟买又淹了，火车又停运了，哪里还淹死人了，奈保尔第一次回印度的时候就是乘船在孟买登陆，衬衫迅速黏在身上。所以还是把南印度留到下一次另一个季节吧，签证有效期给了一年多次入境呢（然后疫情就开始了，二月份就收到印度移民局的邮件说签证被暂时取消了）。

我决定北上去喜马偕尔邦，然后进入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人自己夏天的避暑选择，习惯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英国人当初到了印度必然也深受暑热之害，才尽量往海拔高的地方去，往东把铁路铺到了大吉岭，往北又铺到了今天喜马偕尔邦的西姆拉，建立了殖民时期用来避暑的夏都。如果从首府德里出发，西姆拉是进入北部山区的门户，然后到马纳利Manli，之后走从马纳利到拉达克首府列城Leh的山路，这条马列公路要走上十几个小时，而且只在夏天开放半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大雪封路，路面交通断绝。又或者可以先到查谟，进入克什米尔谷地到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从那里坐车也可以抵达夹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拉达克地区。

在地图大概标出了北部山区计划行程的环线，斯利那加在西北角，列城在东北，下边是查谟，阿姆利则，达兰萨拉和马纳利，以及Keylong.

我则被迫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因为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时候发现从查谟到斯利那加的公路因为暴雨泥石流暂时封闭了，我便先绕道去了喜马偕尔的达兰萨拉（Dharamshala），一个说太多又要被审核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到马纳利，接着到列城。之后等雨水停了道路疏通之后走相反的路，再到斯利那加，从查谟出来。当然这只是计划，因为还在山路上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克什米尔被关闭了，到了列城之后自然也无法继续前往斯利那加，所以我原路返回到了马纳利，在这条几乎耗时一天的山路上往返颠簸了两次，摧肝碎胆，撕心裂肺，颠得我肝儿颤，为了省钱，不然谁愿意这么干，早坐飞机了。

德里的朋友听说我要去克什米尔，担心说那里不太安全啊，19年年初的时候两个国家刚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交战，先是出动战机空战，之后有炮击，进入紧急状态，即使没有此事，这个世界上驻扎军队数量最多的地区自从

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也很少平静过。

但我心意已决，还是上路了。然后当然赶上了一些看起来百年不遇的事情。

印度是民族和宗教甚至人种大熔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当然也不例外，该地区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情形是其主要居民是穆斯林，集中在克什米尔谷地，查谟地区则是印度教徒聚居的地方，而拉达克则世居着藏族，然后整个邦的土邦主和其他上层是印度教徒。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选择有加入主体是印度教的印度，或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又或者保持独立，虽然土邦主自己倾向于独立，但刚刚建国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自然都在觊觎一片地方，之后巴基斯坦支持的一支武装力量进入克什米尔，土邦主逃亡并且请求印度帮助，两个国家开战，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大致形成今天的控制线。

65年这里还有第二次印巴战争，归属印度之后，印度政府一直面对着对该地区存在且活跃的分裂势力，印度认为背后有巴基斯坦支持，总之这是一片不太安稳的地方。

2019年8月5日，我还在去列城的的山路上，手机没信号，到了列城，发现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宣布为紧急状态，克什米尔谷地通信和交通中断，很多军队进驻，拉达克地区的网络通信也不稳定。之后找了个能上网的地方，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印度国会在8月5日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取消宪法给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将其重组为中央直属辖区，然后拉达克地区析置出来，也单独成立为一个中央直属辖区。法案主要是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但对拉达克人来说，脱离原来自己一直属于从属地位而且宗教和文化都不一样的邦，转而直属中央当然是好事情，我在拉达克看到喜庆洋洋的庆祝游行活动。而愤怒的克什米尔人很快就爆发了抗议，政府宣布宵禁，抓捕反对分子和违反宵禁的人，当然遭到了邻居巴基斯坦的抗议。情势一直紧张，我看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网络和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最近还有新闻报道军队和抗议人士之间的冲突。

当初因为该邦的特殊形势和地理位置，查谟和克什米尔决定加入印度联邦的时候，印度宪法专门给予了它很高的自治权，即19年8月被国会取消的宪法370款所承诺的内容，现在一切都要改变了，印度处理克什米尔问题倒和我国今天在一些地区类似，国家当然会出手，哪有什么不变的承诺呢，尤其是政治。去年关于这些地方的消息每天都能在国际新闻上看到，今年几乎都献给了新冠肺炎。

印度现在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主张捍卫印度教。伊斯兰教进入南亚次大陆后就和本土的印度教冲突不断，鼎盛的莫卧儿时期如阿克巴大帝尽管持有很宽容的宗教政策，但也不要忘了这同时也是征服和扩张的时期。伊斯兰文化当然给印度带来了很多东西，比如阿格拉的泰姬陵，但死于两个宗教之间斗争的人也不计其数，如果说帝国时期还能勉强维持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局面，现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每一次的冲突似乎都是不可调和的仇恨和毫不妥协的攻击，凡是可以造成对立的因素都被放大，个体从属的一个集体身份需要不断

被强化，自然被排斥的也更多更坚决，投入到疯狂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今天在南亚大陆对峙的两个国家，已经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只是因为宗教因素了。

下边就记一下去年8月在北部山区的行程。

Day 1, 0801 从阿姆利则到达兰萨拉

在锡克教徒聚居的阿姆利则呆了两日，很难不佩服每天35度以上的天气里依然缠着厚厚头巾的锡克教徒们。因为暴雨泥石流，我把从阿姆利则到查谟的火车票取消了，临时改了行程前往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两千上下，凉爽湿润，因为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有不少游客前往，我买了国营公交车票，相当便宜，虽然条件不适于很多人，颠了有六七个小时到达。雨季，刚出阿姆利则就开始下大雨，在旁遮普平原的雨水里路过一个一个城镇，上上下下各种乘客，之后开始在喜马拉雅山的盘山公路上辗转横挪，山坡上不时有村落房子隐现。印度这些邦与邦之间的长途公交车虽然破破烂烂，坐上去硬邦邦也伸不开腿，但除此也别无其他选择，私营的旅游大巴只在热门线路上才有，7个小时不算什么，我之后还有10小时以上的山路公车要坐。

可能是海拔上去了，也可能是人少了，心情不再烦闷和抱怨，只歪着头看着窗外树木葱郁，云雾缭绕，车厢内司机播放的喧闹的印度音乐也不在意了。到了达兰萨拉的车站，天将黑，又转公交前去旁边的目的地麦罗甘吉McLeod Ganj，赶去青旅的路上，夜雨如注，山坡上灯如星点，潮湿一片，好在一切都凉爽了下来。

到了地方，山间小径都是酒店旅社餐馆商铺，很多欧美游客，许是因为对西藏和藏学有兴趣，又不能前往中国西藏，便纷纷来此，所以各种瑜伽课佛学课还有五花八门的衍生品广告随处可见。地方倒不大，麦罗甘吉沿着山坡上下修建，几座修道院，流亡政府办公楼，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居民社区楼，其余便是旅游经济下铺展开的商店。

达兰萨拉

住的青旅屋里有刚从拉达克回来的几个意大利人，他们倒是幸运地在克什米尔封锁之前从斯利那加到了列成Leh，还有一个法国人，他也想去克什米尔，我告诉他现在从阿姆利则到查谟的路不通，他最后还是想办法去了查谟，不知道后来的境况如何，是否到了斯利那加，又是否赶上了封锁，因为几天后印度政府就通知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游客尽早离开。可是哪里有足够的交通工具呢，那里也并非只有国际游客，很多印度教徒每年都有盛大的前往克什米尔的朝圣之旅，也都暂时困在那里了。

晚上和法国人一起到一个藏族餐厅吃了饭，点了羊肉炒饭，在印度的半个月多里吃了数不尽的咖喱，终于赶上了自己熟悉的食物，而且量大，做得也不错，餐厅里都是和自己容貌相近的藏族人，虽然彼此说的是英语，但也觉得亲

近，虽然他们可能不会觉得如此。

第二天沿山路到一个修道院和流亡政府所在地拜访，刚下过雨，云雾在半山腰升腾起，几米之外便看不到人了，爬山回去的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藏族人停了下来，让我坐上去，送了我一程。

修道院就在达赖居所旁边，当天刚好有讲经，里里外外坐了不少僧众信徒，还有酥油茶提供，不断赶来的各地游客绕着转经筒一圈一圈地走，中午又在“流亡国会”旁边的一个社区食堂吃了饭，旁边坐着操着各路语言口音的人，餐厅师傅叮嘱我有个菜太辣了，太多你吃不下，不知是否是把我和印度人分开了。往来路上都有不少标语和政治口号。图书馆和档案馆开门之前有一些在门口等待的人，想是来查资料做研究的。此地潮湿，并不适合典籍保存，听说在南部的班加罗尔会盖一座新的图书档案馆，德干高原想是干爽许多。

下午顺着河流往上走，到一个瀑布附近，几日前在中央平原的炎热好像是很久的事情了。旅社里又住进了刚抵达德里就受不了炎热赶来的美国人，还有住在德里来此避暑的印度人，两地之间往来有很多旅游大巴。

我则要开始计划怎么到拉达克，一是先往南到山谷之间的马那利，然后从那里到列城，包车的话大概十二小时，坐公车的话，有豪华大巴和普通大巴，都需要两天的路程，豪华大巴中间在Keylong停一晚，隔天继续，普通大巴也在那里停一夜，只是需要两段分开买，条件和票价自然是天壤之别，好在我皮厚肉实，就买了便宜的大巴，颠呗。

从达兰萨拉无法直接到Keylong，我也只买到去马那利的一段，星夜赶路，午夜于某处下车吃饭休息，商店后边即是山谷，想是因为黑夜，一切距离变得遥远起来，安静阔大的山谷中不知道隐藏了什么，山谷对面一些村镇亮着灯，沿着山坡上下分布，立体起来，像是深海里看到一些发光的鱼，四周唯有虫鸣。

路上就在局促拥挤的车上睡觉，即使后半夜了车里还是满满当当，身子自然尽可能蜷着，需要尽量睡着，尽管山路上每一次转弯都可能把自己甩醒。到了马那利是凌晨四点了，我迷迷糊糊地下了车，这么早就有揽客去列城的私家车，早上六点出发，说天黑之前能到，我问到Keylong的国营公车，发现刚刚下来的那个车也会继续开到Keylong，便拿了背包重新上去，再次蜷缩起来，四周的游客换了一拨又一拨，我发现口袋里的kindle找不到了，不知道颠到哪里去了，车里如此拥挤，空间狭小，我竟不能弯下腰在地板上搜看，便叹气坐好，想即使落在了地板上，现在可能也不知道颠到第几排了。好在后来又找到了。

在车内糟湿的空气中寻空眯眼睡觉，再一次睁眼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从马纳利开始就已经沿着喜马拉雅山脉间的山谷切进去，在盘山路逐力向上攀爬，路面常常是石子铺就，或者干脆就是土路，四周群山上覆盖着雪，融水汇成溪，山路狭窄，每次会车都要避让，遇着一些更窄的弯路或者被雨水冲毁的地方，车上的售票员还要下车从外边指挥司机，上车的时候吹一声口哨，表示可以继续前行了。行车危险，不难理解为什么车里都挂着神像，开车之前司机要对着祈祷，乞求平安。

清晨在一个垭口休息，气温低了很多，把包里的外套拿了出来，这是4月份离开新西兰之后虽然一直带着但再没穿过的衣服，在一个棚搭起来的餐馆喝了茶，吃了点东西，上车之后继续爬山，头上是夏天也不化的白雪顶，脚下是雨季浊黄的河流。

下车休息的一个垭口，虽然离拉达克还有距离，还这里已经有藏族人居住。

到了Keylong，时间是早上9点多，唯一一班到列城的车是每天早上五点出发，不甘心在此地停留一晚，从车站出来之后便试着在路边搭车，无果，没多少车，在印度本来就很难搭车，何况这里的山路，途径多是运货的卡车，但也坐了另一位轮换开车的司机，并无空位，况且山路凶险，大家也不愿额外冒险。

不过在等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自列城的藏族男孩，我们后来一起坐车继续向上向北。

先写到这儿。（在达兰萨拉的一些图片避免麻烦就不发了）

没看完就下拉到末尾这里的记得打个赏呗！拜托了您！

